

「我回來了——」戴眼鏡的青年推開房間的門。

【阿澄歡迎回來。】Leon正坐在房沿跟甌哆沐玩，甌哆沐看到回到房間的澄井便甩開Leon抓住自己的手，像一支箭似的跑向澄井，然後撲抱上去。

「小甌哆沐女兒今天有乖乖的聽大家的話嗎？」澄井抱起甌哆沐，讓牠在自己身上到底亂爬亂咬。

【阿澄啊，你真的不怕寵壞牠嗎？】

「我想不會吧？而且小甌哆沐女兒這麼可愛呢，即使被寵壞了也是值得的吧？」

【你小子這是甚麼鬼話啊，被孩子的媽(?)聽到了小心又會被扣薪。】本來專心地整理著資料的Claude，聽到澄井的問題發言後也忍不住開口吐槽。

最近因為拉菲爾教官患上重感冒的關係，所以澄井就把甌哆沐接到熱壓島照顧了。不過熱壓島本身重病的保育家也不少，所以他本身還是很忙的——所以只好交給半休假狀態的Claude來照顧了。

之所以說是半休假，是因為澄井察覺到上次神秘實驗的事似乎被上級「和諧了」，但他又不可能大咧咧的跑去追問，只好讓聰明的Claude私下調查了，而作為代價，澄井則是把Claude的工作全都接了下來。

當然了，Claude也沒有辜負澄井的期望，平時在學校機械就已經很優秀的牠，參考了某位朋友的策略，駁進了一些聯盟不對外開放的網站搜尋有關神秘實驗的資料。

經過Claude幾星期下來的調查，事情總算是有點眉目了。

【大致上就是，保育家聯盟裡的某些人跟神秘實驗的串通起來了。】

【是保育家聯盟的某些人被賄賂了還是怎麼樣Claude還沒有查到，也有可能是保育家聯盟的害蟲們本身開展的實驗也說不定。】

Leon則是負責給Claude翻譯——不過既然只是翻譯，就沒有半休假的待遇囉。

【啊對了，澄井啊，你到這邊來一下。Leon也過來吧。】Claude一手扯住澄井的衣角，另一隻手戳了戳電腦的屏幕。

「嗯？」

屏幕上顯示著一則訊息——

『6月30日凌晨零時，OO碼頭，一千萬，面交。』

「這是！？」

『大概是那些害蟲保育家跟神秘實驗的人的交易吧，說不定是你那檔事的「和諧」費哪。』
Claude已經懶的開口讓Leon翻譯了，直接在Word檔裡打字給澄井看來的比較快。

「欸……等等，6月30日，不就是後天嗎！？」

『嗯，是後天沒錯呢。澄井你要去看看嗎？照現時來說我們所掌握的東西還很少，如果可以在這次得到甚麼重要的情報的話或許會對我們的行動有很大的益處嘿。』

【直接把他們一網打盡不是更好嗎？】

『那種事情交給首席們跟有權力的去做就好啦，澄井這種默默無名的小兵會不會被秋後算帳也很難說呢，你也不會想看到這種事情發生的吧？』

【…你這樣說也對。】

「那……如果要去OO碼頭的話，得早點趕去了呢，因為Desmond帶著Geoffrey出門去了，我們得乘船去呢……」

『我是不覺得會有飛行系神奇寶貝願意載我這個85KG的大胖子啦！？』

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點五十五分，OO碼頭。

澄井同兩隻拍檔躲在一個貨櫃屋的旁邊，利用大型貨櫃屋的高度遮掩住Claude的身高。

「還有五分鐘……」澄井把懷錶掏出來，確認時間。

「Leon，有沒有甚麼動靜？」

【……沒有，附近的人都已經上床睡覺了。】Leon閉上了眼睛，改用另一種感官——波導來視察附近的環境。

「嗯…是嗎。」

【阿澄？怎麼了嗎？】

「……沒事，」澄井把眼鏡拿下來，擦了擦自己的眼睛，「稍微……有點困了……」

【蛤？你小子來這裡之前不是像嗑藥似的喝了超多咖啡嗎！？還會困是怎麼回事？】

【Claude別這樣，阿澄平時就很早去睡啊，也有午睡的習慣甚麼的。即使喝了咖啡還會犯困是正常的事啊。】Leon想起上次晚上趕路到颶風島的時候，澄井在Desmond背上睡得東歪西倒的樣子。

【但我還是覺得太超過啦，睡王子嗎！？】

「呃、好啦你們別吵啦………」雖然不知道Claude到底在說甚麼………

【甚麼睡王子啦，阿澄才不會睡這麼久好嗎，最厲害的紀錄才十九個小時………啊！】本想跟Claude繼續爭論下去的Leon，似乎察覺到了甚麼，驚呼了一聲。

【啥了？】

「怎麼了！？」

【有人從房子裡出來了，你們躲好…！】Leon清楚地看到了，剛剛還躺在床上睡覺的一個男子，忽然從床上下來，從床底下拿出了一個公事包，走出了他原本所處的建築物，往碼頭的方向走來。

男子來到了碼頭，四周看看後，拿出了捕獵游標，輸入了甚麼，發送了出去。

——保育家，嗎………

絕對不會有錯的，那個男子手上拿著捕獵游標，已經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澄井也拿出捕獵游標，錄下那個男子的剛剛的動作。

不久後，一隻水箭龜載著一個穿白袍的男性，來到了碼頭。

白袍男性手上同樣拿著一個公事包，保育家男子看到對方後，笑著拍了拍白袍男性的肩膀，說了些甚麼，白袍男子也笑著回應對方。

——似乎很熟絡的樣子，他們之間果然有著甚麼樣的勾當嗎………。

但接下來，兩人的動作令澄井心跳漏了一拍——他們一同向著澄井的方向笑了笑。

接著，兩人走向澄井一行所匿藏的貨櫃屋。

【！！？這是怎麼回事！？】Leon開始緊張起來。

【被發現了嗎………】

【阿澄、要怎麼辦！？】

「...我們還是先逃吧，」澄井看了一眼己方身後的小路，「從那條小路逃的話應該可以...」

「那邊的後輩是想往哪裡逃啊？」保育家男子開了口，「你是叫澄井沒錯吧？二月才剛上任的新人，就想挑戰我們，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啊。」

【阿澄...】

「別理他們，我們趕快走。」

「真的要逃嗎？你不要你家的魔尼尼跟音波飛龍的性命了？」

「！？」

「牠們現在在我們的研究所裡喔，」穿白袍的男子也開了口，「這是證明喔。」白袍男子從口袋掏出了兩塊軍牌。

「！！！？Geoffrey跟Desmond牠們...！？」

【Leon、快用波導查查看是不是牠們倆的...】

【是牠們的軍牌沒錯.....上面還殘留著牠們的波導.....】

「怎麼會...」

「喂澄井！你還不出來嗎？再不出來我們就要炸掉你的拍檔們囉——」

「三、二——」

「等等！！！」

「我現在立即出來，你們不要傷害牠們...！」

【阿澄...】

「哎呀哎呀，真是個為拍檔著想的好主人啊——那麼，就請你自己出來吧，不要帶任何的拍檔喔。」

「不然...蹦！」

「.....」澄井默默地走了出去。

【等等阿澄！！這樣太危險了！！】

「...牠們的性命比較要緊.....我不會有事的，你們在這邊等著吧。」澄井朝Leon跟Claude一笑，便慢慢的走到了兩人的身邊。

「你剛剛錄了影片對吧？」保育家男子盯著澄井的捕獵游標。

「.....是有錄下沒錯。」

「那我們來做個交易吧？你把影片刪除掉，我們就放了你那兩隻拍檔。」

「...我憑甚麼要相信你們？」

「我這邊有閉路電視的影像喔。」白袍男子拿出了手機，讓澄井看看研究所裡的環境。

魔尼尼跟音波飛龍被關在籠子裡，一臉驚恐的看著鏡頭。

「.....！」

「這是你的拍檔，沒錯吧？」白袍男子笑笑，收回手機，「只要你乖乖的把剛剛的影片刪掉的話，牠們就能重獲自由囉——」

「怎麼樣，要刪掉嗎？」

「.....」

「我刪掉。」

【阿澄不可以！那是很重要的證據！！】

澄井回頭瞪了Leon一眼。

「請你們遵守信用。」澄井把捕獵游標拿出來，刪掉剛才錄下的影片。

「真是個通情理的新人呢，把他的拍檔放了吧。」

「嗯。喂小子，你看著。」白袍男子在手機上按了幾下，再遞給澄井看。

關著Geoffrey跟Desmond的籠子打開了，兩隻拍檔也趕快從籠子裡跑了出來。

「.....快逃吧。」澄井看著畫面裡的兩隻拍檔，小小地說了一聲。

「那麼，接下來就是你囉——」保育家男子忽然蹦出這麼一句，身體倒是立即行動，扣住了澄井。

接著，白袍男子從口袋裡拿出了一瓶藥水，二話不對就把藥水灌進了澄井的嘴裡。

「！？咕...嗯嗯嗯！.....咳、嗯.....咳.....」澄井被灌了藥水後，昏了過去。

【阿澄！？】【澄井！！】

Leon跟Claude看見了這一幕也萬分驚恐，馬上衝上前來阻止。

但白袍男子的水箭龜卻搶先一步擋在了牠們面前。

【走開！！！】Leon氣急敗壞地衝向水箭龜，準備迎戰。

但下一秒，水箭龜被粉紅色的微光包圍，然後離開了地面，浮在空中。

不止是水箭龜，就連白袍男子跟男性保育家也被粉紅色的光扯離了地面，澄井則是像個脫線玩偶似的，倒在了地上。

無可否認的，那是念力才能做到的事。

Leon看向後方的同伴，只見對方身邊也包圍著粉紅色的微光，牠的眼睛也變成了粉紅色。

【Claude？！】

【Leon你快逃！！帶著澄井逃離這裡！！】Claude舉高手臂，把敵人提得更高。 【我來拖延時間，你快帶澄井回去！！】

【怎麼可能！！你出了甚麼事的話！！！】

【我的命跟澄井的命哪個比較重要你給我好好想清楚！！】

【.....可是！！！】

【別管我，快逃！！我會再想辦法回來的，你們先走一步吧！！！】

【..... Claude、小心點！！】Leon從Claude身邊離開，直直跑向昏迷不醒的澄井，抱起他。

澄井的身體散發著不尋常的微熱，令Leon一愣。

但Leon接下來也沒有再想太多，直接背起了澄井，跑離碼頭。

「這是甚麼鬼東西！？」

「嘖.....是那邊的河馬王！！水箭龜，使用水炮！！！」

『Claude、一定要，活著回來啊……』背著澄井離開碼頭的時候，Leon在心裡這樣默念著。

2676字